

NANREN LIANYU

大众心理趣谈书系

DAZHONG PSYCHOLOGY INTERESTING TALKS SERIES

男人炼狱

姜子文 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走进男人的秘密花园，目的并不在于揭开男人的疤痕，加以取笑；其实，男人可能比女人更需要走进自己的秘密花园，更多地了解自己内心的世界和需要。

大众心理趣谈书系

男人炼狱

姜子文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炼狱/姜子文编著. -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0.6

(大众心理趣谈书系)

ISBN 7-5062-4304-0

I. 男... II. 姜... III. 男性-心理学-通俗读物

IV. B844.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854 号

大众心理趣谈书系

男人炼狱

姜子文 编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武定路 5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875 字数:227 000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ISBN: 7-5062-4304-0/Z·105

定价:13.80 元

大众心理趣谈书系

DAZHONG XINLI QUTAN SHUXI



NANREN
LIANYU

目 录

为什么男人常常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压抑	1
为什么男性家长是现代社会的“天父”	5
为什么父亲地位的意象贯穿生命周期	12
为什么人们总是把自己父亲的早期意象回忆为如神的巨人	16
为什么成年人往往对父亲产生疏远和矛盾情感	22
为什么父亲对女儿的影响与儿子不同	29
为什么父亲是孩子青春期的亲密伙伴	31
为什么父亲常与女儿的男友处在模糊关系之中	35
为什么许多父亲在家庭破裂时突然发现他的成就是一场空	38
为什么与父亲的和解过程要持续到他去世以后	45
为什么秘密越多心理负担越重	49
为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	54
为什么男人在遭受离弃时仍然心存侥幸	58
为什么男人在大千世界中孤独的恐惧感与日俱增	63
为什么爱情的耐力需要时间	66
为什么被女性离弃的男人有不同类型	72
为什么离弃的误区可以超越	85
为什么新男性应懂得“仁爱”	96
为什么男人都是工作狂	99
为什么在男人发展道路上女人只能扶他一程	102
为什么心理年龄更重要	104
为什么挫折能形成积极意义	108

为什么生老病死四道菜是命中注定的邂逅	113
为什么习惯造就人	120
为什么要活到老学到老	124
为什么大脑越用越活	126
为什么卓越的人生是正直的	132
为什么人性影响一生	135
为什么成长可分为依赖、独立和互赖三个层次	139
为什么最令人鼓舞的事实莫过于生命的升华	142
为什么人性本质是主动而非被动	149
为什么身外之物和内在力量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153
为什么是发现而不是发明自己的人生使命	159
为什么伟大的成就源自小事	162
为什么陶冶精神可培养掌握人生方向的能力	164
为什么情绪具有难以置信的特性	168
为什么情感生活多姿多彩	171
为什么“情感沉湎论”是错误的	176
为什么孩子的情感较之成人的表达更为自然	178
为什么不同年龄者互相羡慕	181
为什么幸福与庸人分享才会得到承认	184
老年的悲剧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他的心仍然年轻	187
为什么真实的生活却是戏剧	191
为什么在重大问题上最显本色的是风格	196

目 录

为什么人们羡慕不曾拥有的东西	201
为什么惟一的爱情就是失去的爱情	205
为什么悲喜苦乐是每天的生活感受	210
为什么世界的终极原因包含“物用”	214
为什么自然能满足人们对美的高尚需求	216
为什么好丈夫永远是个宝	223
为什么配偶不忠	226
为什么夫妻共同工作有秘诀	229
为什么女性的爱是绝对的,男性的爱是相对的	233
为什么女性羞耻心侧重肉体,男性则侧重精神	237
为什么为爱而性或为性而爱是两性的区别	242
为什么男人习惯充当施害者,女人乐意扮演受害者	246
为什么信任是温柔的爱的开始	252
为什么爱人总摆出受灾受难的模样	261
为什么不能尽弃前嫌	265
为什么真心相爱是生命大事	268

为什么男人常常受到 家庭和社会的压抑

每一个男人身上有逐渐参与大地创造性工作的潜力,但是他的这一部分在他自己的孩童时代从未得到过开发,而且随着他学会了当一个家庭和社会所定义的“男人”时可能不断受到过压抑。如果作为婴儿他曾经得到过爱护和照顾,如果他曾观察过事物的成长或者接近过孕妇或参与照看新生儿,或培养了制造东西的热爱,或者在他的早年或进入童年时期照料过动物,那么作为一个男人,他会有机会发挥他的各种地亲的作用,即使他从未起到过用这些作用去指示他的后代。一个亲近他的女人怀孕了可能激起一种意想不到的感情,而他希望有自己所爱所关怀的孩子,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在当父亲的过程中,孩子出生以后,在家庭里的各种关系中,他可能把自己的新形象看做是父亲,并利用这一新形象来改造自己的生活。

父亲是一个每天都要与家庭发生相互作用的男人。为了实现这一点,家庭(不是社区或工作单位)必须是男人主要注意的中心。即使当他远离家庭,他的意识也要和孩子在一起,在家里他的活动是抚养孩子,是集中于维护家庭内部关系的亲密的抚养行为。如果他卷入外界的活动,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帮助家

庭,而不是以活动自身为目的。

要当一个真正的父亲,抚养孩子不应当是间歇性的。所有的父亲,即使是最传统型的父亲,也要花一些时间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玩或关照他们的直接模式。也就是说,任何时候在从事家庭以外的工作和关照家庭内部的需要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选择,父亲自动地选择去操持家庭之内的事,而不去参与外界的活动。父亲会放下工作,送孩子到医生那里去看病,会放弃参加市政议会去帮助孩子完成家庭作业,会跳过一次重要的业务会议去哄孩子上床睡觉。父亲也不必总是在家里,但是他必须一有通知就准备立刻赶回家去,照料家里的人必须是他的首要任务。

父亲除了作为创造者的身份外,在家庭内部还要发挥不断的抚育作用。

一个由于环境所迫而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成为父亲的男人,可能很难从他必须履行的艰难任务中感到自豪。即使在他积极参与打破那种传统划分的同时,他也可能按传统方式把抚养责任一分为二。他头脑中的自我形象可能没有包括一个婴儿需要些什么这方面的知识,他在外面的工作确认了他父亲的地位:照料那啼哭的婴儿又使他感到不能胜任。尽管他有抚育的行为,但还是人在心不在。

因为父亲既不怀胎,也不哺乳,他们对于养育孩子就没有像母亲那样作好生物学上的准备。像女人一样,他们都曾有过抚养和被抚养的经历。他们的抚养能力比一个社会称号更加深刻,成年男性与他们的后代之间的深厚感情不完全依赖于社会的确认。这种感情是贯串于各种文化谱系而存在的,即使在与人类接近的灵长目动物中也可以看到。社会环境可能阻止一个生物学上的父亲去照管自己的孩子,但也可能迫使他关照自己的孩子。

千千万万的父亲下班回家以后和孩子们在一起玩玩,或吻着送他们上床睡觉,偶尔还给他们讲个故事,或者领他们去看球赛,或在周末领着一家人去野餐。这些使男人觉得他们与自己的孩子保持着亲密的宝贵的关系。他们的主要活动和意识都放在家庭以外,每周这为数不多的几小时对他们和对他们的孩子同样宝贵,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这些父亲也常常坦然承认自己感到内疚,因为他们没有做得更好一些。他们在夸张完自己如何每天步行送孩子去上学以后,马上又意识到那步行才不过 10 分钟的事;或者大谈他们如何经常去看少年棒球俱乐部的比赛,但接着又承认他们错过了一场比赛。这类父亲常常赢得了孩子们的高度评价,甚至可能觉得母亲数小时的专心致志的关怀,都比不上父亲那 10 分钟的作用来得重要。当这种接触时间短暂而紧张时,父亲就变成一种家庭范围的名人,一种特殊人物,几乎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如果男人想努力改善他们同家庭及一家人的关系,他们就要冒险失去那种赋予旁观者的魅力,孩子们也只好到别处去寻找奇遇。父亲也得学会尊重自己那些传统上也许不属于“男子气概”的品质。

在所有的抚养孩子和父母意象中,父亲意象与灌输给正在成长的一代男孩的价值观和抱负有相距最远的。对一个要真正感到丰富充实的男人来说,这也许是最难的一种意象。这种意象代表了抚养孩子的父母最基本的水平。父亲不愿意当英雄,不愿意当执行纪律和通向外界的桥梁或者被人打败的力量,他承担了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基本信任和内部安全的工作,从而使孩子能够长大成人,离开家庭走向独立并赢得自己独立的身份。多少代人以来,妇女一直承担了为孩子们提供在感情发展的基本阶段所要求的无条件的爱抚的重任。如果父亲想要以父亲的

身份参与日常的家庭生活过程,他们也必须接受这样的思想:给予直接的抚养才是父亲抚养特性的核心。

↓

男人炼狱 ◆

为什么男性家长是现代社会的「天父」

在现代男性家长是真正的“天父”。他的工作在外部世界。他的身份是家庭的保护者和供养者。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以外度过的——挣钱,服兵役,发展孩子们将来需要的社区机构和服务点。在外部世界,他的行为突出了生产能力、竞争性和积极进取。他崇尚数据和技术,并且凭能力增长来衡量所取得的进步。

当他越过边界从社区跨入家庭时,这位现代“天父”就作为局外人进入了地的世界,他的价值观在这里就再也不起作用了。家里既不指望他作指手划脚的领导人,也不指望他对孩子提供抚养上的需要。相反,如果他试图接管地的角色,通常会受到来自妻子和孩子(公开或隐蔽)的挑战。他偶尔也可以给孩子换一换尿布或一周当一晚上的“保姆”,他甚至可以在几个周末与家里人在一起,但是不期望他一直参与孩子所需要的细枝末节的琐事。他很少参与类似做饭烧菜、平时的家务安排和大夫预约等家事,也不需要他的拥抱、亲吻、训诫和地亲那种饱含抚爱的拍打动作。他不处理感情上的事。如同神话中的天父意象那样,他只参与处理那些更重大更客观的问题,而不处理家庭内部那些较小的、主观的事务。他为他的一家人定下一般的方针,

但对执行这些方针并不施加更深入的影响。正如一位“天父”对我所说的：“对我来说，直到食品价格上涨时，我才知道有个孩子。”

这样的父亲是生活在家庭的边缘上，而不是生活在家庭的中心。当他担任纪律制定者或决策人时，他的影响依赖于他的权力的外部象征，而与他持续不断地在家庭中出现无关。当他在外部世界中获得成功时，他就受到尊重（虽然不一定受爱戴）；当他在外部世界失败时，他在家庭内部也是失败者。因为他的力量赖于在外部世界的成功。

“天父”对家庭的卷入常常体现在对儿子（有时是女儿）在就业方面的前途的关心。他可能为孩子的分数和在中学或大学的荣誉而焦虑。他可能为孩子们运动方面的才能或他们所参加的体育组织而操心。他们对发展的关注在于他们为小男人或小女人的地位，而不是作为孩子的地位；他盼望着有一天孩子会与他一道参加他那个领域的工作。

“天父”可能会说他为家庭牺牲了自己的时间，以改善家人的状况。在私下里，他也可能庆幸自己长期脱离家庭，因为外面的世界是进行商务交易、也是吃喝玩乐的最好地方。他也可能是一个为了追求物质目标而牺牲了充满意义的人情关系的令人寂寞的世界。如果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就会责难家庭，说是因为家庭拖累，使他成为家庭的奴隶而造成的，在两种情况下，父亲都可能说他是“为孩子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工作的。”

“天父”在家庭中有可能好像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他经常不在家可能激起家人的愤怒。他过分的专制又可能引起对他的害怕。他与家庭的距离可能使孩子们忿恨。“天父”们的许多孩子确实评说他们的父亲对自己冷漠超然，但是“天父”也可能是受欢迎的人物。他可能是个慈父：他回家时口袋里总是装满了

糖果,他每逢周末可能领着一家人去做一次令人兴奋的郊游,他知道许多外部世界发生的奇闻趣事。他是个浪漫的、友善的、不可多得的人物。

“天父”常常默许某一天将要带孩子去天的世界。因此,古代和现代“天父”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在母亲这具内部世界和社区这个外部世界架起一座桥梁。这种作用开始于儿童时代的最早期,也就是当父亲以局外人和陌生人的地位介入母亲与孩子之间开始由聚合到分离和各自独立的过渡时期。一些非洲社会是以庆典来承认这种父亲角色的。给儿子取名的是父亲。父亲对着新生婴儿的耳朵轻声地说出她的名字。母亲和任何别人都听不到。这个名字就是孩子自我的象征。当他长到相当的岁数,就要和母亲分开。他会获得自己的意识,知道这个名字并且知道他是谁。

“天父”像神话中的太阳神,他把意识之光带进了以前由母亲占优势地位的地的王国。但是他很少意识到由于他在家庭中出现的间断性,而在多大程度上分离了母亲及孩子。他一旦把抚养孩子的责任交给了母亲,他就只是在扮演一个男人有时必须扮演的角色。总得有人来帮助孩子离开家庭这个窝,去独立地生活。父亲以其局外人的地位,则是最适合于发挥这种作用的人选。

随着孩子年龄渐增,“天父”不断地为孩子们最终脱离家庭提供着最有效的模式。随着青春期的临近,他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引导,以脱离母亲的影响范围而进入更广阔的世界。由于这种分裂者的角色,“天父”常常激惹起孩子们的反抗。他们恨他侵入了他们的生活,对于他在剥夺他们对母亲的依赖地位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气愤。但是他身强力大足以应付他们的反抗,所以在这一关键时期就形成了他们的发展方向。

男性青春期仪式,就是庆祝从对家庭(由属地的女性统治)的依赖地位到男性天的世界中的独立地位的转变。在神话中如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要让儿子经受许多考验来证明他已能够完成这种转变,儿子与地母维系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越紧密,他对“天父”就越不喜欢或越不尊敬,孩子就越难以与家庭分离。天地两个世界之间的隐蔽对抗,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最终可能爆发成为一场公开的战斗,敢于离开的男孩可能受到妒忌和愤怒的母亲意象的纠缠。

在青春期的“通过仪式”上,几乎总是父亲、父亲的男性同龄人或父亲的代表指导孩子通过各种考验。在犹太男孩成人仪式上也是这样做的。这种考验也存在于亚文化群体中。在亚文化群体中,父亲把儿子领到妓女那里来激发起他的性欲。当父亲领着儿子去他办公的地方见习或在儿子中学最后一年领儿子去参观大学校园时,也是进行这种考验。

许多这类传统上的男性仪式现在不但为男人而且为女人举行。女孩也在坚持获得进入父亲的天域的权利,她们也举行成人仪式,参观大学校园,参加父亲所在的工会或职业团体的活动。不但男孩,女孩也在选择进入天的世界,这就表明,这些传统上的区别不必始终与性别联系在一起。

“天父”在孩子的青春期内进入家庭可能是十分轻率的行为。有一位人类学家估计,75%的传统型非洲部落家庭对父亲和母亲的权威保持着严格的区分。这种区分从怀孕起持续到青春期。父亲在孩子还幼小时几乎就把他们放弃了,他完全知道往后他会把他们重新要回来的。同样的现象也常常在家庭内发生,尽管还没有如此明显。即使父亲一直在家里,当他突然对孩子的分数、社会生活以及当他们成年时对未来的计划感到兴趣时,孩子们仍可能会感到惊奇。为什么在这么多年的漠不关心

和忽视之后,他又闯入家庭呢?即使与孩子未曾谋面的父亲也可能回来,热切地想见见已到了青春期的孩子。

“天父”是否能帮助孩子完成与家庭分离的任务将取决于孩子如何看待他和他在外界的作用。因为这种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局外人,他可能被理想化或者得不到承认。在这两种情况下,孩子们都难以突然承认他是一个虽有现实中一般人所有一切缺点,却现成可用的真实的人。如果孩子们把“天父”的天的世界看做是无意义的,或者更糟糕的是,看做是不道德的,则他就更难被孩子们接受了。这种情况曾经出现在越战期间的许多家庭之中。成功的男人发现,他们的天的世界和社会活动得不到他们的孩子的尊重。因为他们自己就把他们的权威解释为依赖他们同外界的联系,而不是依赖于他们以个人的身份与孩子们平时的任何实际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失去以作为父亲的权威。当“天父”同外界的联系被削弱或者被忽视时,他就再也不可能维持孩子们对他的尊重了。

由于处在这种官僚机构化和非个性化的劳务世界中,现代的“天父”也许会感到没有什么能力来命令他的孩子尊重他。当男人的工作较明显地和保家养家联系在一起时,即使他平时未参与抚养,也是比较容易对孩子具有积极意义的。男人寻找父亲抚养意象的原因之一,肯定是他的工作使他疏远了同家庭的联系,但是一个充满“天父”作用的男人,每当他试图在家庭内部实施他的直接权威时,总是发现自己处在冲突之中。我们的文化不是单一的文化。“天父”,不管他们如何因在外部的活动而受到重视,都未曾感到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他们在有庭里的那种无权地位。在家庭内部,地母占统治地位,一切削弱她的权威的企图,一定会遇到积极的(有时是暴力的)抵抗。

父母之间因为孩子而发生的斗争是抚养模式中“天父”/“地

母”这种结构划分走向极端化的结果。这也总是实施这种划分诸文化的神话结构的一部分。例如，一个北美印第安人的传说描述了一个“天父”的家庭星座：

太阳和月亮是一对夫妻；星星是他们的孩子。每当太阳能捉住星星时，就把他们吃掉。这就是星星见到太阳出来时……他们就躲起来看不见的原因。太阳很需要星星的火光来使自己活着。从地面上并不能看到整个的太阳；他的实际形状像个蜥蜴。我们看到的只是太阳的肚子，他的肚子烧得火辣辣的，散发出聚集的亮光，这就是他吞噬的星星。月亮是太阳的妻子，他有时与太阳一起睡在地球的中心。不过太阳有时脾气很坏，把她赶出家门。所以她在夜里跑了出来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孩子见妈妈从旁经过时，就给她唱歌和跳舞。他们很愉快地和她在一起，她也很高兴地和他们在一起，当太阳抓住一些孩子并将他们吃掉时，就伤害了她的感情，尽管他必须吃掉一些。这就是她每个月要把脸转过去，使朝下的一面变暗的原因，因为她在为自己失去的孩子哀悼。

这位“天父”与其说很坏和心怀恶意，还不如说他是由于受他担任的角色本身的驱使而损毁家庭的。只有吃掉自己的孩子，他才能存活并给世界带来光和热。“天父”要履行外界的义务和承担超越于家庭的责任。他必须履行自己的责任，即使以毁灭自己的孩子、疏远自己的妻子和把自己变成一个易激怒和孤独的人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参与完怀上孩子之后，他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方法与他的后代和睦相处。

这种类型的“天父”地母之间的斗争，也是希腊传说和圣经传说的生命力所在。希腊最初的“地母”该亚和她天上的配偶乌拉诺斯因为后代而发生争吵。乌拉诺斯将孩子投进黑暗的深渊，把他们除掉。该亚救起了她最小的孩子洛诺斯并鼓励他使